

浅 谈 集

晓雪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大 要

本书共收集作者二十多年来的主要诗歌评论二十九篇。它包括两方面的文章：一是对一些现代诗歌的评论；一是对一些民族民间长诗的评论。

作者晓雪就是诗人，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评论诗作，感情与原诗的感情融汇，语言与诗的语言相通。文章别具一格，颇益后学。

浅 谈 集

晓 雪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字数：260,000

1979年11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50

统一书号：10116·769 定价：六角四分

目 次

一九五六年

- 作家们，关心和参加文艺批评吧！……………(1)
朴实的、挚情的诗……………(3)
初谈白族文学……………(7)

一九五七年

- 读《试放三首》……………(28)

一九五八年

- 试论云南各族新民歌……………(32)

一九五九年

- 情重声高颂祖国……………(44)
生活、感情和诗……………(52)
诗必须是“社会的定货”……………(56)
略谈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民间叙事诗……………(60)
激情的颂歌……………(74)

一九六〇年

- 浅谈傣族民间叙事诗的思想艺术特色……………(81)

一九六一年

- 傣家人的新史诗……………(97)
我爱《桂林山水歌》……………(130)
《娥并与桑洛》的艺术特色……………(134)

一九六二年

新和巧.....	(158)
三言两语.....	(161)

一九六四年

抒人民之情 唱革命之歌.....	(162)
------------------	-------

一九七七年

题诗红叶上 为颂革命红.....	(170)
激荡人心的《“八一”之歌》.....	(180)

一九七八年

诗要用形象思维.....	(187)
形象思维第一流.....	(202)
认真学习民歌.....	(219)
《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	(223)
谈云南的几部民族史诗.....	(241)
托物言志，情浓意深.....	(258)
口语入诗，神情活现.....	(261)
别具特色的科学诗篇.....	(264)

一九七九年

时代的春雷，人民的心声.....	(271)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诗歌工作的 广阔天地.....	(273)

后记.....	(280)
---------	-------

作家们，关心和参加文艺批评吧！

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发展就很难想象。为了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为了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我们必须大大的加强和发展文艺批评，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太少了！而且为数甚少的批评家还往往兼了其他职务，不能全力从事文艺批评。就算他们都摆脱了其他工作，集中精力地出色地承担起文艺批评的任务吧，我们的整个文艺批评工作恐怕还是赶不上需要。所以，要大大加强和发展文艺批评，除了不断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艺批评工作者的队伍、提倡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和采取其他措施外，还需要我们的作家来更多地关心和参加文艺批评。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作家们应该、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参加文艺批评。这方面，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是学习的榜样。

作家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创作。他通过创作实践的成果——作品，为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他同时是党的战士，是我们整个革命文艺事业的战士，对于新作者新作品的出现，对于一部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好作品的流行或一部坏作品的出版，对于其他作家或青年业余作者在创作中取得的可喜成就或碰到的种种问题，他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没有意见。如果他把自己的意见及时地发表出来，就是一篇

或长或短的评论文章，就是一种对读者、对作者、对文艺事业都有些好处的的工作。这意见可能很中肯、很深刻、很精采，也可能不全面、不深刻甚至不大正确，但要是作家们都尽可能这样做，评论和争鸣就会正常地健康地开展起来，文艺批评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且作家自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深知创作的甘苦，写起评论文章来可能更切合实际，更有说服力，对青年作者的成长和文艺创作的繁荣，可能会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们很少这样做。他们有的认为文艺批评是理论家、批评家们的事，根本就不关心；有的则怪时间，搞创作的时间都不够，谁还有空参加文艺批评呢！于是一部新作品已开始广泛流行，却还没有人来评论；有的一位新人不断发表作品，已经出了几个集子，却没有人出来系统地分析评论他的作品，指出他的成就和缺点；而在报刊上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读者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应当高度重视的）和四平八稳的文章外，很少看到一些有研究有见解的比较深刻的文章。这虽然主要地应由批评工作者负责，但作家也有责任。读者是多么渴望读到更多有经验的作家写的评论文章啊！

我觉得，关心和参加文艺批评应该是作家们不容推脱的责任。

1956年1月，武昌珞珈山。

朴实的、挚情的诗

——读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

我一口气读完了汪承栋的第一个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这是一个热情的土家族青年对祖国美丽边疆激情的赞颂。

在内地的人，很向往祖国富饶美妙的边疆，很想知道天山南北的变化，很想听听五指山下的建设的音响，而边疆各族人民也很希望在文学作品中、在诗歌中能听到自己的歌声、自己的欢笑和自己的心的跳动。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多少给了我们一些满足。我们看到了黎族老大娘怎样挥着感激的眼泪“把儿子交给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看到了黎族小伙子怎样陪送汉族干部“投向夜色苍茫的原野中……”，我们看到了“原是一片芦苇和草莽”的地方出现了石河子新城在闪烁着“绚丽的霞光”，我们看到了在天山下描“画自己的理想”、描“画明天的图样”的“一个牧民的孩子”和把毛主席的讲话“送到每一个帐篷里边”、把姑娘的信件带来给年轻的小伙子的“草原上的乡邮员”……这些朴实的诗把我们的心带到了边疆、带到了五指山下和天山南北的人民的生活中、情绪中……而我们的许多兄弟民族的同胞，他们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鼓“曾经发出恐怖的声音，沉睡

的夜鸟也惊飞出林；”“曾经发出愤怒的怒吼，象台风震撼着荒山老林；它召唤来数不清的复仇的火把，它聚结过漫山遍野的呐喊的人群……”可是今天它不再聚集悲愤和仇恨，今天它“响得格外动听”，它响着激动的欢乐的声音：“为了欢迎来自大陆的远客，它请你们倾听黎族人民的心声。”革命友谊，最真挚最深沉的阶级情谊，成为我们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普遍特征；这在边疆是特别容易感觉到的，而土家族青年作者汪承栋也就用他的许多诗篇表达了这一崇高的主题：

盛好的白饭香气扑鼻，
不用你动手端上桌去，
该坐下你就坐下吧，
这是黎族待客的规矩。

当大娘递给你藤制的小凳，
当孩子把刚摘下的椰子捧给你，
请用一颗热情的心把它收下，
这深情厚意没有话能够翻译。

这友谊是纯朴的，真诚的，深挚的；这诗句是朴实的，纯净的，明朗的。作者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从真情实感出发，抓住了黎族人民的直率的朴实的感情特征，用素洁的语言很好地表达了“友谊”这一主题。象“再见吧，婀娜”，更由于构思的新颖、感情的典型和深刻，是一首激动人心的应该说是出色的诗。

汪承栋也接触到爱情的主题，这是值得注意的。爱情是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感情中一个无限丰富复杂和生动的方面，它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和某些侧面反映时代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从爱情的恩怨苦乐可以看出人民生活的变化，从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看出人的思想品质、个性和人格。汪承栋写了《请你不要性急》《采桑姑娘》和《叫我这一夜怎能合上眼》等诗，虽然数量还很少，整个说来也写得不够细腻和深刻，但作者注意了这一方面，而且企图从不同角度来抒写边疆人民的爱情，这尝试是值得肯定的。《采桑姑娘》和《请你不要性急》都表现了人们的新的爱情和生活的变化；特别是《叫我这一夜怎能合上眼》，作者相当细致地富有特色地抒写了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初恋的心情：她悄悄地爱上一个维吾尔青年，这个青年是有名的骑手，后来当了司机，他的汽车每天都经过她的门前，可是她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爱：

有时你开车快如风，
我想召唤你难听见；
有时你停车太凑巧，
乡亲们早已围上前。

今夜我怕你着凉，
想给你盖件“夹袷”，
又怕惊动屋后的猎犬，
又怕多嘴的妈妈看见。

我只好悄悄靠在门边，
把千言万语藏在心间；
月光下你倒是睡得真甜，
叫我这一夜怎能合上眼。

这些诗都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的，而且也有了一定的艺术素养。当然，象许多青年作者的诗一样，汪承栋的这本诗集中也有写得比较粗糙或浮浅的，有些诗语言不够简洁精练；有些诗句则是由于作者片面追求押韵而显得比较生硬扭口，有损于诗的朴素和自然。我们希望作者更好的向生活学习，向民歌学习，向大师们学习，写出更多更好的歌唱边疆的诗来。

1956年11月28日，昆明。

初 谈 白 族 文 学

一

白族是云南兄弟民族中人数较多，分布较广的民族之一。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白族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南诏时候即已形成，而且有了相当高的文化，有了自己的诗歌，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音乐舞蹈。千多年来，白族人民聚居在美丽的洱海周围，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文化不断交流，形成了自己的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和十分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

当然，由于没有文字，白族文学的创造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许多文学样式没有创造出来，许多优美的诗篇由于没有记下来而失传了。但即使这样，白族人民还是创造了自己的独放异彩的文学。这里我们所指的白族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汉族文学形式用汉字写成的；第二类是用汉字记白族语音而成文的；第三类就是流传于口头的白族民间文学，如各种笑话、故事、寓言、传说和歌谣小调，等等。前两种只流传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多系过去受汉族影响较深的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不论就数量，就价值说都是比不上民间口头文学的。而且用汉字记白音的，由于汉语和白语差别很大，往往成文后反而难于广泛流传，这类作品仅在剑川等地看到一些，为数是很少的。

第一类即用汉族文学形式写成的作品，在唐朝时候就有很多，如南诏骠信（即国王寻阁劝）的诗、清平官杨奇混（全唐诗作奇鲲，通鉴考异作奇肱）的诗和清平官董成（全唐诗及鉴戒录作段义宗）的诗等等。这些诗大都已经选入《全唐诗》中，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

泸北行人绝，
云南信未还，
庭前花不扫，
门外柳谁攀，
坐久销银烛，
愁多减玉颜，
悲心秋月夜，
万里照关山。

——董成

（首缺二句）
风里浪花吹又白，
雨中岚影洗还青。
江鸥聚处窗前见，
林猿啼时枕上听。
此际自然无限趣，
王程不敢暂留停。

——杨奇混

前一首是董成在懿宗咸通元年奉使至成都因抗礼被节度使李福所囚而作的，后一首是杨奇混游东洱河的写景诗。白族

诗人怀念故乡的缠绵而健康的，深沉而明朗的感情和坚强的民族气节使我们深深感动，而杨奇混的风景诗则又把读者带到白族人民生活着的美丽而神奇的环境里。显然，这样的诗，不论就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说都是与当时中原汉族诗人们的水平不相上下的。这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杨奇混的诗作于唐僖宗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白族知识分子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素养。

唐以后的各朝各代也还不断出现白族的诗人和学者，如五代前蜀后主时的“长和国”布燮（宰相）段义宗，明代的李元阳（大理人），清代的师范（凤仪人），王崧（洱源人）和杨铨（邓川人）等等。段义宗写了不少诗，李元阳著有《李中溪集》十卷和《云南通志》等书，师范写了《滇系》，王崧给我们留下《云南备征志》二十卷，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诗文创作和历史著作，清代另一学者杨铨的《滇中琐记》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民间传说著作。

第二类的作品，一些白族老歌手保存了一部份，但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算杨黼的著名长诗《山花调》。杨黼是明代大理的一位学者，著有《桂楼集》。他大胆地尝试着用汉字记白语写下长诗《山花调》，并把它刻在“山花碑”上，这块碑是现在尚存的用白语写成的唯一石刻。诗人在这首长诗中，采用三七七五的白族民歌形式，写下了他对故乡的土地和人民的热爱的情感，热烈地赞美了大理风花雪月的美丽山河，歌颂了白族人民对自己幸福的渴望和勤劳的生活，同时也流露出一些对白族大理国盛世的怀念。

白族文学在口头流传的比成文的要丰富多采得多。比较普遍流行的：民间传说有《望夫云》，《百鸟朝凤》，《蝴

蝶泉》，《红兆波飞过红石岩》，《段赤城》，《杜朝选》，《辘角庄》，《美人石》，《火把节》，《三月街》，《茶女与樵夫》等，民歌有《五更调》（大理，剑川，鹤庆），《十二月调》（大理、剑川、鹤庆），《四季调》（大理、剑川、鹤庆、漾濞），《西山调》（洱源），《海东调》（宾川），《大本曲》（大理，剑川），《花柳曲》（大理）以及各种短歌小调数千首。大理白族的民歌唱叫“民家调”，大都是短的，也有较长的连续对唱，但每一段唱词又可独立成为一首。剑川的民歌一般叫“曲子”，有短到四句的，也有长达数百行，上千行的，如《义督古词》《鸿雁带书》《出门调》等等。这些传说和民歌多方面地富有特色地反映了白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和生活斗争，显示了白族人民的丰富的创造智慧和战斗性格，是白族文学中的重要部份。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大理的民间传说比较多，这是和大理在地理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大理是南诏和大理国的首都，是白族人民最先聚居的地方，是白族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中心；但剑川、洱源、宾川等地的白族民间传说还是很多，这些传说有的是讲述白族的来历，宇宙世界的产生和人与龙的关系的，更多的则是把稀奇古怪的大自然神化而表现人与神的斗争、歌颂神的“神通广大”或人的机智勇敢的。把这些传说和流传于苍洱之间的那许多产生于南诏和大理国时代的传说放在一起研究，我们就会看出白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些特点，就会看出白族文学怎样多方面地反映着白族人民的思想愿望，生活斗争，就会看出白族人民怎样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创造着自己的文学。

在介绍白族文学概况时，我们不能不一再提到由于白族

没有文字而大大影响了文学发展这一事实，这里我想引一首大理最古的歌谣：

汉德广，
开不宾，
渡博南，
越兰津，
渡兰沧，
为他人。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这是汉武帝时候的所谓“行人之歌”，是开路工人一面劳动一边唱出来的诗句。简短有力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哀怨的激愤的情绪。流血流汗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中开辟道路，却是“为他人”，为汉族的贪官污吏。这样的民歌民谣一定很多，可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而语言又随着社会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除这一首汉族文人在《华阳国志》中记下的歌谣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第二首了。这真是不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仅就上面这样极不全面也不系统的简单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出，白族具有相当久远的文学传统和十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毫无疑问，这是白族人民的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入发掘的，是值得白族人民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时批判地加以继承的。

二

现在我们具体的来研究一下白族文学的特点。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总是和它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考察白族文学的特点的时候，也不能不和白族的来源、形成及其各方面的发展等等联系起来。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专就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我想只就看法比较一致的问题和白族文学的发展及其特点联系起来谈谈自己的意见。

徐嘉瑞同志在《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谈到南诏文化特质时说：“南诏之祖先，来自隽州。而洱河民族，乃庄蹻苗裔。远自汉代，已与印度，缅甸，暹罗，西藏交通。及南诏立国，交通益繁。且自两司马（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引者注）开通西南时，洱河民族已受中原文化之陶融。降至唐代，影响尤深，佛教势力，亦深入南诏，至今不衰。故其文化之来源，实具有西北高原之夏民族文化，及沅湘流域之楚民族文化，以及汉唐以来不断输入之中原文化。加以印度，缅甸，暹罗，西藏，交趾之军事，商业，宗教等种种关系，故其文化原素甚为复杂，……”这里的洱河民族就是洱海周围的白族，是不是白族文化就是这样的各种文化杂交出来的“原素复杂”的胎儿呢？这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至少从白族文学来看——从以民间文学为主要构成部份的白族文学来看，我们是不能完全同意这个看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徐嘉瑞同志在书中以相当丰富的资料提出了、论证了白族早在汉唐时代，即与中原和印度支那半岛各国来往很多，而且

“交通益繁”的事实，这个事实倒是直接关系到白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反映在白族的文学特点中的。从成文的文学作品中，以及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我们都看出了白族文学的确是受汉族文学的影响较早，较深，与汉族文学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白族文学的一个特点。

在上一节中，我们曾经提到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人民中就出现了精通汉文和汉族文学的知识分子，他们用汉族文学样式写了许多诗和散文，这些诗文自然是受汉族文学影响特别显著的。但这些诗文毕竟不是白族文学的最主要的部份，我们说白族文学受汉族影响，首先是从更大量的更主要的白族民间文学来看的。我们知道，白族不但与汉族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各方面有较早较多的来往，而且许多白族人的祖先就是从中原搬来的（这个，只要去看看大理一带许多白族居民的神主牌位就可以证实），这就决定了白族在经济生活、社会风气、风俗习惯等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心里素质上与汉族存在着某些共同点。这个情况不能不反映在文学艺术上，不能不对白族文学的发展起影响，而这反映，这影响，我认为首先就表现在白族人民中流传着许多汉族的民间传说，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赵五娘寻夫》、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和三国演义的故事等等，表现在白族人民独有的一种说唱样式——大本曲——所唱的内容大都是汉族的民间传说和宋元明清的戏曲故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西厢记》《琵琶记》《黛玉葬花》等等，表现在白族语言和楚语的相近以及白族的语言文学词汇有不少是借用汉族的。这在近代的知识分子间